

1632年

哈辛托·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神父
所寫「有關福爾摩莎島近況變化的報告」¹

吳孟真、吳奇娜、馬若庸、許壬馨、李毓中*



1633年哈辛托·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神父所寫「有關福爾摩沙島近況變化的報告」

這些原住民與其他的原住民般能力與才智略顯不足，但是卻有著與Pangasinan²原住民一般與生俱來的天真與純樸；Taparri和Quimaurri的原住民是這些原住民中較有能力從事靈巧工作的原住民，但是卻不如其他原住民般來得那麼純真，且這兩個聚落的族人，幾乎都非常貪心且經常四處乞討。因此我認為，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太過貧窮，而不得不努力用套索去捕捉所有活的東西，甚至於，一些母親會活埋她們尚在襁褓中的嬰兒，或是將嬰兒賣給別人以換取瑪瑙(piedra)、布料(manta)或是玳瑁(caray)³，而這一切都歸因於他們衣、食短缺之故，而這些原住民彼此之間，也沒有所謂的同情心與慈悲心，尤其對身染疾病者如麻瘋病(lepra)者感到厭惡，甚至將這些染病者，予以遺棄任其自生自滅。⁴

這些原住民的偶像膜拜，是由小鳥的歌聲所掌控的，我們稱之為大主教披風的哆嗦(cauda trémula)⁵，其它還有夢境的好壞，甚至於噴嚏。他們說aberroa有善、惡之分，好的會有助於健康以及諸事順利，而不好的則會帶來疾病和不幸。他們沒有任何宗教禮儀(rito)與祭祀儀式，也沒有任何供品來崇敬祭

* 此譯文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委託「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之檔案史料蒐錄整理翻譯委託研究案」之部份成果。感謝曹永和、Julián B. Ruiz Rivera、陳國棟、José Eugenio Borao、翁佳音與詹素娟等教授賜予寶貴意見，以及學友Guadalupe Fernández Morente、Esther González Pérez與José Caño Ortigosa的協助。

1 AUST, Libros, Tomo 49, ff. 317 - 324。這份文件據其內文所提及的特有名詞與教區分配問題等事務，以及報告撰寫人對淡水地區的熟悉程度，推測應該是哈辛托·艾斯奇維神父所寫。

2 馮嘉施蘭，位於呂宋島北部偏南的海灣。

3 原文為caray，我們揣測可能是carey的筆誤，carey在西文裡係用來指稱一種海裡的大烏龜，即是玳瑁，見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por Real Academia Española(Madrid: Espasa, 1992), p. 408。至於確實與否，仍有待更多的史料方能證明之。

4 我們所見到的史料文件，內文冗長少有分段，為方便讀者閱讀與參閱之故，本文的分段架構，大致上是根據鮑曉鵬教授其大作中已做的分段架構。請參考José Eugenio Borao, *Spaniards in Taiwan, volume I: 1582 - 1641*.(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0), pp. 179 - 189.

5 Cauda此字係指大主教長披風的末端，可能由於這些鳥有著長長的尾巴(可能是雉雞)，類似大主教的長披風，在啼叫時會抖動它的長尾，因此被西班牙人以此名詞謔稱之。

拜任何的偶像，他們的語言中，也沒有任何的術語(término)可以用來表達這些概念，只有以類似我們的「先生(señor)」一詞的baqui，用來稱呼頭目們以及教誨他們的神父。

當一個男人想要娶妻時，要付給該女子的雙親每人一些從漢人(sangley)⁶那裡買來的琉璃珠(cuenta)⁷即可。(娶妻後的男人)不會再去結交其他的女人(f. 317v)，有一些會拋棄他的妻子後，再去與其他女子結婚，但是這樣的情況並不多，因為他們通常都因為非常害怕女方的雙親而不敢如此。就我所知推測，他們並不認為縱情慾是墮落的惡習，因此如果有人被別人發現犯了這樣的過錯，只要他付給看到此事的人一些瑪瑙或琉璃珠，就可以息事寧人。

酗酒是他們非常嚴重的惡習，他們往往在節慶活動中，持續狂歡整整三天三夜，他們在這種稱之為masitanguitanguich的儀式中，藉由不停地喝飲搗(machina)⁸製在小瓮裡的酒來盡情地唱歌、跳舞外，他們什麼也不做。有一些因不勝酒力而倒下睡著，但在被喚醒後，又繼續節慶活動。在這時他們吃貝類、魚類以及尚是生的鹿肉，他們相當粗鄙，甚至於鹿的腸子以及裡面的排泄物，也一起吃。當他們的稻穀結穗、收割及採收，甚至是獵取人頭時，他們都會進行這樣大型的飲酒節慶活動，並且僅有在此時，他們才會吟唱他們的詩歌。同樣地，當親人來訪時，也會大量飲酒，甚至於在聽取平時為他們治療疾病，而被稱為majuorbol的老女人建議時，他們也會如此酗酒。

這些老婦如同施妖術一般與魔鬼對話，她們對病人說，她們是與aberroa或是他們死去的叔伯、雙親或祖父母對話，並且說如果想要治癒這些疾病，就必

6 "Sangley"一詞是閩南語的「生理」，意指生意人，西班牙人後來用來泛指漢人。

7 Cuenta在西文裡指的是串在一起的珠子，應該即是指原住民社會常見的琉璃珠，因此我們直接譯為琉璃珠。

8 Machina此字係用來指稱類似打樁的器物，因此我們揣測可能是形容原住民用搗具製作小米酒；至於正確與否，仍有待更多師長與學友的指正。

1632年哈辛托·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神父所寫「有關福爾摩莎島近況變化的報告」

須給她們一些琉璃珠，同時要殺一頭豬然後飲酒，這樣aberroa就會進入他們的身體解除病痛回復健康。她們的治療方式，是吸吮他們的身體以及使他們精疲力盡地倒在地上，再以毯子包裹著，然後將唾沫吐至一盤煮熟的飯上，同時口中(f. 318r)唸唸有詞，這些詞句與當地的話極不相似，反倒像是希臘語。之後再將病患裝瑪瑙的容器(chicubite)取來讓他們親吻，然後再將刀子置於病患的頭下，令患者在這段期間內要禁食三天，她們沒有任何的藥物或藥草可供服用，對此她們也無所認知。當病患死亡時，其中的一個人則拿取死者的砍刀(machete)或大刀(bolo)⁹，繞著病患的房舍周圍敲擊，她們說這樣可以趕走不好的aberroa。

沒有人相信他們自己會有死亡的一天，因此當他們看見別人死亡時，他們都會認為是運氣不好或者倒霉，因此當別人說他們也將如此時，他們則是對此嗤之以鼻。他們將死者埋在房舍或鄰近地區的地下，他們會在墓穴裡放入蓆子以避免屍體受潮，然後在死者頭部的兩側放米飯以便讓他們食用，死者是以雙膝彎曲的姿勢，下葬在非常小的墓穴裡，在墓穴的上方則置放箭筒與箭以及陶罐(tibor)¹⁰、瑪瑙等死者的用品。

他們有幾千種的marnaches和徵兆，他們認為，如果他們食用某類食物與其它的食物，則豬會將稻米吃光且稻田將乾涸，或者是他們將會生病或是變成癩子或因此而斷臂，但是與這些所有徵兆皆不可分的，就是酗酒；通常會在不同的家庭中舉行數次，且持續十五到二十天，並且由那些女巫以千種以上的徵兆為由宰殺豬隻。所有的男子互相將手臂放在別人的脖子上繞成一圈跳

9 Bolo這個字在菲律賓的原住民，係指一種大型用來防禦的砍刀，見W. E. Retana, *Diccionario de Filipinismos Con la Revisión de lo que al Respecto lleva publicado*(New York, Paris: La Casa Editorial Bailly-Bailliers, 1921), p. 56.

10 指以陶土製成的容器，見*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por Real Academia Española(Madrid: Espasa, 1992), p. 1974。

舞，然後他們的女人則是在圈裡跳舞，在最中央的，則是上述的老婦，以她們的儀式宰殺豬隻。

他們的捕魚方式，是站在小艋舺(banquilla)上射水裡的魚，打獵時，則是帶著他們的弓與箭，接近一處牧草豐盛之處，之後射箭並放狗追趕鹿群，然後離開去拿搗具(machina)；當鹿皮價格高時可獲得一塊布料(manta)，有時只能得到兩噶(braza)¹¹的布料。

他們這些原住民的語言很容易(f. 318v)學習，只有一些地區(partido)如Senar使用不同的語言；但是，如同其他地方一樣，他們除了會說他們自己的語言外，也會說另一種在島上所使用的共通語言，而我們的傳教士所學的，就是這種共通語言。

這些原住民們，既沒有頭目也沒有人統治他們，他們也沒有首領般的人物，只要誰擁有豐富的瑪瑙、陶罐、衣服及倉棧(tambobos)¹²，誰就有影響力。這些最勇敢的人在獵取人頭後，則會在他們的脖子及手臂上刺青。

這些原住民都是非常膽小的，因此直到今日，他們仍然對西班牙感到根深柢固的恐懼。在我剛到此地深入他們之中時，他們說我的皮箱裡裝有腳鍊，以便將他們像犯人般銬往馬尼拉。有一次當我與正與其他一名神父，在他們面前說話時，他們說我們正在談論如何將他們捉為囚犯帶走。並且質问我，我的孩子、妻子以及家產在那裡？而當我告訴他們，由於神父們是不能結婚的，因此也沒有家產時，他們則說我是一個大騙子與說謊者。同時在聽到我解說教義，提到所有的人最後都會復活時，他們說我瘋了，並且以一些受洗後

11 一噶約等於1.67米。

12 該字有兩個可能，一是tambos的誤寫，語源出自於南美洲，意為貨棧，因為原文是寫成tambobos，可能係抄寫時的錯誤；二是tambobón的轉變，該字語源即為菲律賓語，意為米倉，見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por Real Academia Española(Madrid: Espasa, 1992), p. 1938。因此不管何者為其原意，基本上都是指用來存放物資的地方，因此我們將之譯為倉棧。

1633年哈辛托·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神父所寫「有關福爾摩沙島近況變化的報告」

死去的人，至今仍舊埋在他們的屋舍下來反駁我。儘管如此，之後我仍獲得了許多的愛戴，他們甚至數次要為我舉辦婚禮，但是現在，由於他們見到沒有任何女性進入與逗留在神父的住處而終於醒悟。Taparri的原住民對我的感情尤其深厚，我在那裡待了將近8個月，當他們見我要前往另一邊，西班牙人的住處時，他們對我說，如果(晚上)我不回他們那裡睡覺的話，他們就要逃到山上去，因為他們認為，如果神父不在的話，他們不知與西班牙人共處是否安全。

原住民們一天比一天更加了解神父，因此Caguiuanuan或是被稱為聖地牙哥(Santiago)的原住民們與一位在那裡居住約有40年的日本基督教徒，都要求派神父前往那裡。在淡水的Pantao原住民們，同樣也有此要求。在Quimaurri的原住民，雖已擁有一間教堂，但是他們卻沒有神父。同樣地，在漢人的巴利安(Parian)¹³也缺乏神父(f. 319r)，但是該地已有(可供神父居住的)屋舍及教堂，卻沒有傳教士。在Taparri以及淡水的Senar原住民們，擁有教堂及神父。現在我們正試圖將7到8個小聚落結合成一個，以便有能力進行更好的管理，如同我們已經將Quimaurri和Taparri幾個不同的小聚落，併成兩個聚落般；雖然我們曾經嚐試，要將這兩個聚落再併成一個，卻因為他們之間的一些對立，而顯得困難重重。居住在沿淡水河一個支流往(和平)島方向的原住民們，已經告訴我們，只要我們不會對他們造成傷害的話，可以先在Senar嚐試此計劃。之後那裡一位首領告訴我們，他和他的小聚落希望能來到我們據點(fuerza)附近定居，並且想要蓋一間屬於主的房舍與(要求派駐)一位神父。另一位Lichoco原住民的首領，同樣對我說道，因為他曾親眼目睹我要求西班牙人釋放幾位原住民囚犯，並歸還他們藏在山裡的倉棧(tambobos)，因此他說：「這就是神父

13 Parian一詞，最早出現在西班牙統治下的馬尼拉，用來指稱市場，後來泛指華人的聚居地。

嗎？如果其他的首領們想要神父，那麼我也想要為我的村落請求(派駐)神父」。Taparri的原住民不分男女，都因為他們對西班牙人和卡加揚(Cagayan)人的惡劣態度，而全部遭受到徹底的打擊。(淡水)河的另一邊，稱為Pulauan的原住民，雖然沒對我們提出任何要求，但也沒有反抗我們。而在其他的(淡水河)支流以及Senar、Taparri、Quimaurri與Pantao等地，已經有許多尚在襁褓中的嬰兒受洗。如果我們願意的話，還可在Quimaurri和Taparri為同樣年齡或較大一點的所有小孩受洗。但是，我們目前暫緩此計劃，等到他們獲知更多的教義後，才會舉行一場隆重的受洗儀式。

這些原住民中，有一些已能使用令人驚訝的西班牙文，並且他們知道許多的粗話，而這些都是和我們西班牙人往來密切，而被傳染的結果。這些原住民沒有人爭吵或打架，雖然有時會用盡所有的詞句來爭吵，但通常發生爭吵時，都是在他們喝醉時，在這個時候(f. 319v)，他們會變得粗野然後說粗俗的話，並且指控與挑釁所有的人，甚至可以一個人大聲吼叫、在地上跺腳達兩、三個小時之久，他們稱此過程為masimanamananur，即是一個人訴說他的論證，而其他所有的人在一旁傾聽與判斷。在他們喝醉時，他們會將心中好與不好的全部說出來，此時我們可以發現誰想要背叛我們。在此之後，則是masimacamacauas，這是一種伴隨大聲呼喊，邊走邊用力拍打自己裸露半邊臀部的一種論證方式，另一方通常也會如此。至此，開始進入言語的爭吵，甚至會數次拿出砍刀或大刀，但是很少會發生見血的事件。如果是一對夫妻吵架，他們則會因此打破易碎的陶罐，而這些都是他們膜拜的偶像，並且還會破壞任何他們可以碰到的東西，直到第二天早上酒醉醒來，他們才會為這些損失而瘋狂地哭。

如果他們之中有人偷竊的話，通常他們都是去偷一些(別人的)瑪瑙。被偷的苦主，則會向該地道路會經過的每個鄰居要一把箭，然後背著這些箭來找神父，要神父占卜這些箭的主人，那一個是小偷。這就是這些原住民的才能，

1632年哈辛托·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神父所寫「有關福爾摩沙島近況變化的報告」

以及他們的不幸與迷信。

可預測的是，此地的教團，必然將提供傳教士，以供日本和中國傳教事務之需。由於這些地方，是被上帝福賜的良田，且有許多的工作在那裡等著我們，但可惜的是，在如此幅員廣大的帝國裡，卻只有極少數的傳教士；由於我們能帶來至高的利益以及照顧所有的人，再加上居住在較有能力人群中的傳教士們，亦較能獲得精神上的慰藉，因此我們可以先選取數量較少，但較好(fol. 320r)的原住民地區；而在那裡，亦較能維持我們傳教的一切所需。另外，此地已相當平靜且許多地區都住有原住民，因此有足夠的收益可維持傳教，所以我們可以邀請其他的教團來此，分配開闢這塊葡萄園(viña)¹⁴的工作。

由於我們是傳教團中第一批到達此地的，所以理因可以由我們先選取教區。雖然我們最先開始傳教的對象，是Quimaurri及Taparri兩聚落的原住民，但是那是因為(當初)我們需要從據點附近展開傳教事務，所以別無選擇的緣故，(如今)將這兩個教區交給其它的傳教團是正確的，而我們應該選擇的傳教聚落，則是淡水。

第一點，該地非常靠近中國，再則此地的港口生意興隆，較容許我們的傳教士進行傳教事務。

第二點，由於Taparri和Quimaurri的原住民，以前皆是此島上的海盜，與其他的原住民相比較，他們顯得有些較自以為是，不像其他的原住民那麼老實與純真。

第三點，由於Tamchui的居民皆為農民，他們仰賴土地為生計，因此是定居在他們自己的聚落裡，而不像那些Quimaurri及Taparri的原住民般既不耕種、也不收割，他們像吉普賽人(gitano)或是漢人般，過著四處流浪的生活，靠著替

¹⁴ 意指傳教事務。

別的聚落村民蓋房子、鑄箭、縫衣服、製作大刀以及轉販琉璃珠與瑪瑙的方式獲取稻米，然後等到他們糧食耗盡時，再返回該地，做二到三個月同樣的工作。

第四點，Taparri和Quimaurri的居民，其居住地相當靠近西班牙人的駐地，但卻未皈依天主教，而他們的婦女有數以千計的惡習，容易為琉璃珠及瑪瑙所誘騙；而這些小孩子們，由於幾乎每天來和西班牙人接觸，如今已機靈地會說一口西班牙文，甚至於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學壞說得滿口粗俗、低級的話。今後可以與馬尼拉附近(fol. 320v)的聚落如Tondo、Minondo、Dilao以及Batan島的原住民繼續一起觀察，這些地方的距離皆離此地非常遙遠。據我所知，漁獲是我們的日常糧食，在淡水那一帶產量非常豐富，而在此島，漁獲量則較往常減少。¹⁵

我們的傳教士可以接手淡水河一帶原住民(的傳教事務)，也就是全數約有八個聚落的Senar原住民，而我們正試著將其整合為一個聚落。該地位於山上，氣候涼爽風景秀麗，四處都是野生的桃樹和橘子樹，還有小溪經過以及一處水質良好的泉水。而在距離我們據點約半里格(league)¹⁶遠的地方，則是一處如畫般恬靜的肥沃低地，在那裡的確需要兩、三個神職人員的存在。

第二項Quipatao的傳教任務，在該地現在約有八或九個原住民聚落，我們可以將其整合成另一個大的聚落，然後安排二、三個傳教士教導他們天主教教義；該地區非常靠近Senar，因此可直接經由陸路前往該地，但是更為快速與方便的方式，則是藉由水路。只需在(淡水)據點附近，由河流進入該河口即可抵達該地，雖然水路的距離約有二或三里格之遙，遠較陸路的距離長些，但由於藉著漲潮之利，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可溯河直抵該地，因此我認為較

15 西班牙人在稱「此島」一詞時，有時指的是臺灣島，有時又是指和平島，這裡應是指和平島。

16 約等於5.5公里。

1633年哈辛托·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神父所寫「有關福爾摩沙島近況變化的報告」

為快速。Quipatao位在一小山丘山麓的土地上，有一條河流的主流穿過，該處有硫磺礦，因此他們的生活，也較其它地方的原住民來的更為富裕。他們有廣大的肥沃低地，從這一處到另一處都是，且沒有遭河水暴漲與洪水淹沒的威脅，但是Puluauan分支的聚落以及從Quipatao到Lichoco一帶的地區，則常常遭逢水患淹沒之災。

第一點，在Lichoco有足夠的原住民，可以設立其它的傳教區及房舍，並可派遣兩位傳教士負責起此(淡水)河這一支流的所有傳教職責，但我們認為，該地原住民數目之多，遠超過上述提過的地區，甚至超過我們已傳教的其它地區。

第二點，橫跨這一處到另一處的距離相當遠，不會比自(淡水)據點到Lichoco的距離來得近，即使是腳程快的人，也至少要走上一整天的時間。

第三點，由該地相當困難從據點取得漁獲與民生必需等補給品，且距離(和平)島至少六里格的距離，並且還要經過一處相當崎嶇不平的地區，以及五處散佈石頭很難克服的淺灘(f. 321r)，如果想從(和平)島經由陸地往來，則必須要清除這些石頭，這是非常費力且令人憂心的，自始經過該地的傳教士將留宿在該地；我不知道河的上游是否有豐富的漁獲，但由於(淡水)據點相當靠近海，因此可以藉此維生以及供給我們所需。

第四點，由於在淡水一處非常靠近據點的地方，非常需要一間教會的房舍，以便供在此港購買必須品的其他人使用，而該處亦可做為傳教士們登船或上岸往來時之用。但是，若此處沒有一位主事的神職人員，則此教會之家亦將失去其效用。此外，這裡的漢人，他們已在此區設有一個小的漢人聚落巴利安，並且在其他漢人的加入後逐日成長，他們前來此地，是想在肥沃的低地播種及栽種甘蔗，¹⁷ 他們甚至說，或許他們今年會將多餘的土地，提供給

17 如果從這條史料看來，以往認為由於荷蘭當局的鼓勵，中國人方於1633年開始從中國大陸引進甘

想要耕種的日本農民耕種而無需繳納賦稅。這對於一些日本的窮苦家庭而言，將是莫大的幫助，因為他們(在日本)必須將(稻穀)收成的百分之六十卡邦(cabán)¹⁸繳交給日本皇帝，而同樣的其它收成亦是如此。除此之外，他們生活在法律的迫害之下，而在這裡卻受到良好的對待，因此他們告訴我，希望來此定居，他們對此有些討論，而我已將此事寫信告知其他的神父，因為對這片土地而言，將是很好的成果。

另一件事，是此地缺乏一間小醫院，以便醫治生病的漢人、受傷的日本人以及原住民。他們已瞭解到，這些老婦女(巫師)的治療是不會有任何效果的，因此前來據點，要求神父及西班牙人給予他們治療。我們不能老是將這些病人送到(和平)島上去，因為這對他們而言，有如對他們進行折磨一般，他們不想也無法每天前往該地。因此，此地第三項傳教的任務，則似乎應該是在鄰近我方據點的入口處，亦即是在淡水河靠我們同一邊的河岸處，為此地的人們設立一所醫院。並在該地安排兩位傳教士(fol. 321v)，以便能在那裡為生病的日本人以及健康良好卻受傷的漢人傳教，而此醫院亦能幫助教團分擔馬尼拉漢人醫院無法容納的漢人病患，最後我們將獲得許多中國人及日本人的友誼，因此得以靠著他們的協助，派遣更多的傳教士前往他們的國家。

在聖·薩爾瓦多(和平)島，即主要港口處，也可以同時進行另外兩個傳教任務，我們已在那裡設立了漢人的巴利安社區，而醫院則由慈善會(Misericordia)所興建，在那裡收容了受傷的漢人、本地原住民及日本人，若將該醫院交由教團來管理，相信他們亦相當樂意接受。第三，則是如果想要設立一所修道院的學校，那麼我們現有的房舍必須澈底更新重建。在那裡我們

蔗種植的看法，可能要有所調整，因為從這份史料看來，在1632年的北臺灣，漢人已自主性的開始計劃在臺北盆地種植甘蔗。因此，或許真實的情況是，在漢人的建議下，台南一帶的荷蘭人方同意漢人大幅地栽種甘蔗，而非是荷蘭人的主動規劃。

¹⁸ 或寫成cavan，一種在菲律賓量穀物的容積單位，約等於75公升。

1632年哈辛托·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神父所寫「有關福爾摩莎島近況變化的報告」

可以教導中國及日本的小孩，讓他們學習拉丁文以及一些道德神學，以便能夠讓他們更有才能成為教義指導者¹⁹或勸說者(catequizador)。因此不管是在和平時期或遭迫害與艱困的時期，我們都可藉由他們來征服他們自己的國家。

上述這些做為第一點的理由，似乎是合宜的。第二點，這裡的傳教士們因居住在此地，遭遇憂鬱而開始對傳教事務變得意興闌珊。由於他們往往一整年都在教導唱詩班、四旬齋(cuaresma)²⁰聽告解以及醫治病患，因此令他們感到相當疲倦，而馬尼拉的修道院已有相當多的教士，卻沒有新的棲身之處。

第三點，我們將藉由學校此一非常便利的途徑，學會原住民孩童他們的語言。由於這些孩童們的老師及導師們，持續地與這些孩童們在一起，他們的原住民語將會大有進展，也會因此讓這些原住民非常樂意與(傳教士)他們生活在一起。而透過這樣的方式，將有數千隻手一起在主的葡萄園裡工作，也可藉由他們，讓他們的父母，甚至於親人來參與，如此一來，我們將得以非常自由地進入他們的土地。

第四點，由於此地非常接近中國和日本，許多的人因貿易而前來此地的港口，由於他們幾乎可以天天見到他們的小孩，因此願意將小孩送來這裡(就學)。而一些居住在此地的日本人，同樣告訴我(fol. 322r)此事以及一些其他有關他們的事，而他們也常常幫助此地的神父們。提到這些有錢的人，他們是不會讓他們的孩子離家的，而窮人則因沒錢而無法將小孩送來，而漢人則告訴我，只需支付三至四兩(tae)銀子就可購得12至14歲年紀的男童。雖然我想由於他們相當畏懼中國官吏，因此載運這些男童將會有些困難，但是他們的貪婪將會克服所有的困難。

19 原文寫成dojico，但是由於西班牙殖民拉丁美洲與菲律賓時期，廣泛地在原住民部落派有教義指導員(doctrinero)來指導原住民理解天主教教義，因此，我們揣測此處應該是指教義指導者。

20 復活節前的四十八天，又稱大齋期，約在二月下旬。

第五點，則是我們自己所支持與維持的令人悲傷(negro)教區(curato)，由於這與我們的規章(constitución)有關，因此處理此事，是非常非常令人心痛的，但相信，這都是為了要遵守戒規。如同法蘭西斯可·莫拉(Francisco Mola)神父，就是一個非常令人心痛的顯例，我們都知道應該將他調離此地，以免遭到西班牙人的起訴。安赫(Angel)神父正處於非常難堪的處境，因此若不將(法蘭西斯可·莫拉神父)他調走的話，則安赫神父勢必將被迫要返回馬尼拉。此外，還可見到法蘭西斯可·布拉伏(Francisco Bravo)神父，每天到處告訴別人說，為了不要過如此的生活，他不得不返回(馬尼拉)；這是因為他深為這裡許多人與姘婦同居的情況所煩憂，如此的現象快把他逼瘋了，即使是制止和懲罰，都無法有效地遏阻這樣的情況。而那些人還四處公開地中傷他，說他以他所聽到的他們個人告解過失來懲罰他們。其他人受到心中痛苦和怨恨的驅使，還會在他面前做假見證指控自己的罪狀，但事後證明這些人是清白的。所有的人都說其他人應該調走，但事實上是他們想調離其原有職務到淡水去。可能是他們苦無其他對策達到其目的，因此他們會藉由親自告訴神父或透過第三者傳話的方式，說他們自己犯了與姘婦同居之罪，除了調離該地，別無他法可戒除這項行為。

另外，神父有如最高當局及供給者般，所有人都希望藉由他獲得他們想要的事物，諸如船隻、軍旗及名聲，甚至於一些非法的事物。再加上島上這麼多(fol. 322v)的監獄、訴訟、衝突，全都要靠神父們去解決，且不斷地出現新的問題。還有其它數以千計的訴訟，當一方在法官面前陳述證詞時，另一方則告訴神父另外的陳述，他們每個人希望達成他們的目的，而這些目的多到足以累死神父；如果神父相信他們，那麼最高當局那裡就會有數以千計的矛盾證詞，如果不相信他們，他們又很快就會帶一群他們的士兵朋友來印證他所說的話。在爭吵與犯罪後，他們會躲到教堂裡尋求避護。這些人既已脫離

1632年哈辛托·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神父所寫「有關福爾摩沙島近況變化的報告」

國王的管轄權進入教宗的土地，²¹ 因此自然(政府)不再給予他們糧餉。神父由於沒有其它的教堂可收留他們，也只好收留、供養他們，直到他們的訴訟塵埃落定後為止。

另一方面，最高當局亦有管轄權的問題，例如這個案件要交由誰處理，另一個案件該由另一個人處理；某人可以參加節慶，某人則不行，處理原住民搬運工的事或是處理擔任划槳帆船(galera)划槳手黑人的事等等。但是因為指揮官(general)²² 人非常好，當神父提出要求時，他都會答應(以致獲得好的解決方式)。也沒人能像(神父)他那樣處理各種問題，每天他都被迫進入可憐的原住民女人家中，為她們調解婚姻問題，以阻止她們粗暴的丈夫殺害她們並調解不和協的婚姻關係。該處無法改善因姘居遭處罰人們心中的抱怨，因為這些姘居的人們說，對他們的處罰並不公平。以上種種，他還必須處理那些心中充滿許多悲傷又相當不幸的單身士兵們的懺悔聖禮。

連那些商人也總想自國王那裡竊取運費與稅金，除非先將船上的搬運工(cargador)撤走，不然他們連一塊布的線頭也不願裝載。如同上回他們就曾經阻撓裝運工作長達十五天之久，一直到指揮官為了要能夠將船隻順利派出，而不得不將看守人(guarda)撤離為止。

這些原因都是急迫的，以便自我們身上將這些不幸的負擔卸下；由於這些原因，使得神父無法按時進食，神職人員也無法在他個人的時間裡禱告，也無法將俗世屋舍內充塞的數以千計想望、爭吵與不安騰空，連在修道院的修室與房間內都無法維持安寧，也沒有我們應該在修道院裡遵守的戒規。以上種種，在(fol. 323r)聖·薩爾瓦多據點我們只能獲得一份令人感傷的薪俸，而在淡水我們甚至什麼也沒有，每月只能領取兩卡邦的稻米，還得維持我們教

21 指他們躲入教堂裡，尋求教會的庇護。

22 即是駐地的長官。

會的所有花費，包括聖像(imagen)、法衣(ornamento)、蠟燭及紅酒等等；當舉行宗教節慶時，不管日曬、雨淋、寒冷及滿地泥濘，我們都得前往離Senar海邊約半里格路途的地方，為當地的原住民們舉行彌撒。我們對我們要塞裡的士兵亦有職責，因此當這些士兵們開始與一個悲慘又貧窮小聚落的原住民女子們通婚時，一部份可憐的女子甚至逃離她們的聚落住在一起，未來難免會鬧出事來。

以上種種，如能卸下此一傳教團教區的職務，將為我們省去一些不宜的事務，而讓修道院致力於興辦學校這件事。即使讓我們因此得做更多彌撒，或挨餓吃石頭都值得。我們的主不會不幫助我們，因為這是對祂最大的服侍。同樣的，馬尼拉學校他們一些過剩(物資)，亦可幫助我們興建(學校)屋舍(fábrica)²³。亦不會缺乏受主感召而來的人們，他們將以他們的誓言來實現此一英勇的事業。如果這個教區得分配出去的話，決不可派給那些將聽取懺悔與布道職責推至我們身上的俗世教士(clérigo)，他們只會在葬禮上要求更多的錢而與傳教士爭吵，因此，將此教區分派給來此地的窮教會(組織)將會更有價值。

在完成上述的事後，我們將為自己留下比較好的教區。最好再將所有的教區分給其它的傳教士。從Pantao一直沿著(淡水河)同一邊直到Pualuan的原住民那裡，以及西班牙人淡水要塞那裡，Pantao前面的島上教區，則可交給靜修會傳教士(recoleta)服務。距離Lichoco五里格遠的Taparri，則與Quimaurri及Santiago，彼此皆非常靠近，可以交由聖·方濟會。另外，Cabalan的原住民，他們全部都居住在山區且非常強大，則可交由耶穌會與奧古斯丁會的神父，隨他們自己的意願來分配。

23 Fábrica在西班牙文裡有生產與工廠之意，但亦可用來指稱建築物，因此我們認為是指學校的屋舍。

1632年哈辛托·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神父所寫「有關福爾摩沙島近況變化的報告」

總而言之，如我們傳教事務處於如此的情況，而這些原住民又對我們如此溫順，那麼想要在他們的社群中從事傳教活動，則必然需要遵循(fol. 323v)其他神父在其他類似地區已施行的方式。即是對這些原住民孩童施以良好的教育及天主教義的指導，以便(他們)瞭解有關信仰的事務，例如教他們閱讀、寫字、彈奏及唱歌，以及在教會的房舍與祭壇供職。因此他們會在非常敬畏主的環境中成長，從神父那裡學會尊敬與順從。當他們結婚後，可以去擔任他們聚落的長官，以身作則引導其他人脫離酗酒和迷信等其他惡習，因此，每個傳教士必須培育六個男童。還有，自馬尼拉運給我們祭壇用的小鐘，較大的大鐘則是供教堂之用，原住民們則非常非常渴望獲得念珠(rosario)。這裡亦相當缺乏服勞役的卡加揚原住民、擔任划槳帆船划槳手的黑人以及鎮守兩個據點的士兵。有些我們沒有的東西，是我們想要並提出要求且無法自中國購得的，例如讓他們讀的初級讀本需求量很大、豎琴(arpas)、三弦牧琴(rabeles)以及一些讓他們學習的聖歌讀本。三到四個原住民歌唱者，將擔任學校與小教堂的老師，然後教導他們寫、讀、彈、唱以及協助彌撒儀式，如同比倫洛(Binondo)²⁴ 那裡學校的老師一般。如此讓他們生活將不算太壞，因為只要每年神父雇請他們的親人在此工作，這將會是很多的(收益)，然後很自然地每次教導他們一些(教義)，而無須將此視為任務。

根據教區神父的命令，在此的修道院獲許可以培育兩名世俗的傳教士。我想上述的訊息不是正確的，因為這裡既沒有初學的教師，也沒有可供他們居住以便教育與塑造他們宗教信仰與遵守戒律之用的屋舍。只有一間房舍有不同的人士不時地進出，且這裡只有一名神父教導他，但是他有許多其它事要管理，根本無法適當隔離(他)以便修行。因此如果以這樣方式養成的話，由於

24 比倫洛位於馬尼拉城北面，即巴石河的北岸。十七世紀一些已受洗的華人若娶女原住民為妻，即可在該原住民村落定居。

他們之前已從其他人那裡學得壞的的榜樣，結果當他們陪伴協助其他教區傳教士時，很快地就不喜歡這樣的生活，當他們想要離開修道院去過他們想過的生活，那有如同士兵般雜亂的生活時，他們很快地便喪失他們的信念，且在充滿引誘他們犯錯的環境裡，最後很快地就會鬧出醜聞。當他們已是神父時，教團亦無法(fol. 324r)開除他們，因此必須常常去原住民的村落找他們，這種情形發生過幾次。這些情況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讓他們先穿著修士的衣服，讓他們讓得好的生活，且由於害怕被開除，因此總是抱著服務和高興的態度。如果上述主不允許做的事情發生了，只要將他們送走，一切問題就都可以解決。所以，以後原住民見到他們身著一般西班牙人的服裝時，便不會將此事件醜化。因為他們知道他並不是神父，而只是個替神父服務的西班牙人。

